

大字圈  
點註釋

三十六子全書

墨子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品頂帶畢沅注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為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為六  
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  
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  
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  
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  
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  
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  
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弼陽湖孫明  
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  
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  
以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為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子弟  
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

又以為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為墨學者流為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修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音湛面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貉之間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其在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

子丹是何人文穎曰子丹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丹為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丹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為翟宋大夫葛洪以為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為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為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為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叛百姓之為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關叔之即管叔實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年十八歲在昭陽單閣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

名翟為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日宋人為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

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檣刊本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

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倞篇名總

君子自難而易彼

彼字補同下

眾人自易而難彼

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

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馬戰雖有陳勇為本馬喪雖有禮哀為本馬

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

染染于革

千舊作子說苑作于革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染有侯哆

紂染崇侯也

所染篇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

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

原文非盜愛

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

舊記能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

原作衣三領

足以朽肉

節葬篇作蔽形

三寸之棺

原作棺三寸

足以朽骸深則通

於泉

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臭

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資己為政有三公政之

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

三公不得資己為政有天子政之天

子不得恣己為政有天下政之

舊有政之下字

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子政之

斷指以存脛

原作小也害之下云利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

以免於身者利

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

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

原作義

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衛人莫之娶

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

原作吾

當仕汝弟子學暮年就墨子責任

二字補責求也

墨子曰

汝聞魯人

原作語

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冝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

當為兄沽酒

此下與原文小異

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

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

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

書鈔引新

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為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業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鄉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因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于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闕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子墨竝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識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為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紉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與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墨子

篇目考

二

歸葉山房石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墨子撰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宋墨子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

宋大夫墨子撰墨子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

又三卷

樂壹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

亡九篇

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

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子撰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

命尚

儒本

同為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為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即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冝聊且命筆而止題為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

樂臺注

墨子篇目考

墨子卷之一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督糧務兼理糧餉欽賜品頂帶舉沅注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以一以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而謂之士此與脩身篇

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

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讀如征天下桓公去國而霸

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三子

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

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

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肖苟安如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言自處于

厚而薄責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舊脫此字究其情疚究同猶云

雖襍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

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與偏臣同君必有弗弗之

臣上必有諂諂之下禮記云言容諂諂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二字疑誤

者。詒詒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當為瘡。說文云瘡不能言也。暗宋齊謂兒泣不能

止曰暗。非此義。玉篇云瘡於深切不能言。暗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暗亦是。遠臣則喑。與喑音義同。史記蒯通曰。吟

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

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鉅。史記集解云。徐

廣曰。思廉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鉅謂利。鉅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言磨錯。錯者必先靡。挫靡為韻。是

以甘井近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近伐。竭伐為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為韻。是故比干之殪。其抗

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

所長。故曰太盛難守。王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

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

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

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

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一源也。据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表引此。與舊同。茲

源字。本書。隋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

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从金。俗寫本書。賈義云。侍女以千益

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

惡讀如鳥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

河同源相得鳥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

不潦潦說文云潦雨大兒然此義與明大火不燎燎大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

遠也白虎通云堯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

速涸說文云涸竭也逝淺者速竭境垣者境垣當為硤硤磐石也見說文俗寫其地

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第二脩治之字从彡从周者脩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

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

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

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惡之言玉篇云惡他得切

古作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忤也玉篇云忤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當讀如

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訐也詆訐相斥罪也玉篇云無所依矣故君子

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飾莊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字當為義說

今書義字皆俗改也此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

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隋

字當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

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

本不固者。未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雄。雄猶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

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舊從未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滅也。敗名不徒生。而譽不

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

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

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當為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言非智無察

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

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

也。

### 所染第三

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

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為五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

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

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

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

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又慎  
大云桀為無道于辛任威陵轢諸

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文云桀用干辛班固推哆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為惡則行表又作干辛同說苑

云推哆大戲王別咒虎指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號云號崇二卿

士榮夷終。一本作公史記云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幽王染於傳公夷蔡一本作祭公穀呂氏春秋作穀公穀此四

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此戮字假音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四王者。齊桓

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疑當為卻晉有卻氏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卻呂氏

春秋作沈尹筮又贊賢有沈尹筮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

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義名案破有之字者如

公孟子云之斯專諸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鄒人此五君

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勝。呂氏春秋長作張勝。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

范獻子鞅之吉也。張柳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秦非高誘注。

墨子 卷一 三  
瑞葉山房石印

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尼之子奔晉為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諱之子吳夫差染於王孫雄舊

作太宰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宗之孫楚州黎之子知伯搖一本搖作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

僵長呂氏春秋作樞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禮誤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秋呂氏春秋作皆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

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貧暴苛擾者擾攬字之誤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

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性當為生一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

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

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

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治理猶則段干木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夏段干

木禽子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禽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於奮

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經傳

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刁詩曰必擇所堪堪當為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

也非玉篇云刀丁么切亦姓俗作刁

# 法儀第四

此法說文云濫刑也平之如水从水為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為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儀餘也儀與儀音相